

決闘者宮本武藏

上冊

(少年篇、青年篇)

柴田鍊三郎 著
王 家 成 譯



東瀛出版社

柴田鍊三郎著
王家成譯

決闘者宮本武藏

上册

目 錄

少年篇

非命夫婦	七
棄姥小屋	一二
精氣	一八
毒酒	二四
深庵	三一
夢遊劍	三七
修練蟲	四三
岩石	四九
姊與妹	五四
告示牌	六〇
首次比武	六六

人販子	七二
慶長五年之夏	七七
伏見城	八三
首級化粧	八九
海賊	九五
神龍	一〇一
別離	一〇七
青年篇	
陀螺	一一五
佐佐木小次郎	一二〇
崖下	一二六
妓女	一三二
所謂夫妻	一三八
吉岡家	一四三
綁架	一四九
飯粒	一五六
夫婦互弒	一六一

錄 目

殘黨	一六七
殺生關白遺孤	一七四
夕姬	一七八
同室	一八四
假正宗	一九〇
小鳥	一九六
傳心月叟庵	二〇二
不義回想	二〇八
埋伏	二一三
小金原	二一九
敵衆我寡	二二五
寶藏院徒衆	二三一
志願隨從	二三七
伊賀谷	二四二
柳生宗矩	二四八
化粧醜女	二五四
哭泣的俘虜	二六〇
借宿	二六六

湖賊	二七二
慟哭	二七八
豐國廟	二八四
發起人	二九〇
忍者報仇	二九六
殘障小屋	三〇二
佛像	三〇八
一乘寺下松	三一四
富田勢源	三二〇
婦女短劍	三二六
鳥部野決圖	三三二
隱士	三三八
小石解圍	三四四
黎明前	三五〇
激戰場	三五六
死亡的闇黑	三六二
生死之客	三六八
無不散筵席	三七四

決闘者宮本武藏（少年篇）

非命夫婦

一聲叫痛聲。

他呻吟着，停下來，雙手緊壓右膝蓋。

這是一條蜿蜒的坡路，坡度並不見得特別陡峭。路面平坦，沒有石塊。

他緩緩移步，雖未被任何東西絆腳，但却覺得膝蓋激痛難忍。

尾隨於四、五步之後，背負年僅三歲之幼童的妻子，驚慌跟上。

「又痛了嗎？」

「嗯。以爲不再痛了，剛忘記，又痛了。」

丈夫蹲下來，妻子卸下背上的幼童，開始搓揉他的膝蓋。

他們是美作國吉野郡宮本村的浪人武士「新

免武仁」，其妻「佐久」，其子「辯之助」，越過二座山，前往播州佐用村，佐久的娘家，現在是返家途中。

新免武仁邊理著垂到臉頰的亂髮，邊注視着拼命爲他揉膝蓋的妻子，內心不禁湧起感激之情。

新免武仁是領有五千石的新免伊賀守的族人，他是宮本村之長，但並非宮本村的統治者。宮本村附近有一座山叫竹山，築城於這片山岳的平田將監代理新免伊賀守，他才是首領。

新免武仁與這位平田將監有些摩擦，因此留在宮本村當浪人。

他屬於不耕作便無法生活的人，但新免武仁把耕作之事委之於妻，自己一心一意勤修劍術。

總而言之，他盼望有一天能隨侍明主武將，揚名沙場。

新免武仁在刀槍方面具有天賦。

他的習武曾暫時中斷，那是三年前突然感覺

右膝激烈疼痛，武仁臥病一個多月。

痊癒後的武仁體力大不如昔，已無法像以前潛居深山二十天、一個月，進行獵野獸，搏大樹的激烈鍛鍊。

換言之，這三年間他讓妻子工作，自己則是無所事事的無能浪人。

僅越過二座山的短途旅程，膝部的舊疾即復發，新免武仁的呻吟與其是受不了疼痛，更甚的是對未來的絕望。

他心想：難道我將變成倚賴妻子的廢人嗎？這時——有人慢慢朝此走近。

來人約在十步之遠停步，新免武仁若無其事的抬起頭。

這一驚，非同小可，連膝蓋的疼痛都忘了。來人是播州石海村的平田無二齋，與新免武

仁同是浪人，他傲慢地站於原地。

新免武仁與平田無二齋是宿敵。

七年前，他們曾在新免伊賀守面前，以真劍

比武。

無二齋從臉頰至上臂有一道雉厲的刀痕，那是比武的結果。

武仁的左上臂被削掉一塊肉。

二

「新免……：幹嘛這麼狼狽？」

平田無二齋的問話中挾帶揶揄、譏笑。

附近雖無人跡，但身為武士，大白天却蹲在地上讓妻子揉撫膝蓋，這幅景象實在够慚愧。

即使向對方說明疼痛，無法步行，反而落得不乾脆。

況且對方是宿敵平田無二齋。

對新免武仁來講，這幅萬萬不可讓他看見的低賤光景，却讓他瞧見了。

武仁推開妻子，站起身。

武仁問：「平田無二齋，你前往宮本村找我嗎？」

無二齋得意洋洋答道：「不錯……」

七年前，無二齋曾一臉鮮血，兩眼放射兇狂的目光，對武仁說道：「如我練成可擊敗你的絕技，必定前往宮本村拜訪。」

今天，他便是懷着絕技往訪宮本村，但武仁不在，於是折回……在歸途，無二齋親眼目擊身為武士的武仁的這幅慘狀。

新免武仁：「我接受挑戰！」佐久不禁驚叫出聲，但做為武士之妻總不能以丈夫生病為理由，出口拒絕比闕。

無二齋佯裝不知，說道：「真想領教我的絕技嗎？新免。」

武仁抽出佩劍，並命令：「佐久，避開！」

佐久抱起幼兒，喘息着退下斜坡。

無二齋緩緩拔出筆直的三尺長劍，並把劍鞘丟棄一旁。

武仁捧劍與視線平齊；無二齋拳頭貼額，高舉長劍。

無二齋所站的位置，地勢稍高。

雙方距離大約十步。

對峙時，雙方暫時不動。

武仁與無二齋不眨眼，退避斜坡下的佐久及其雙臂所抱的幼兒也不眨眼。

突然，無二齋像滑地一般搶進。

他邊前進，邊把高揭直立的三尺白劍徐徐橫斬。

武仁則彎曲疼痛的右膝，傾斜右肩，略把平擺之劍提高。

無二齋逼近三步之距，便停下來。

緊接的瞬間……

嚇人的喝聲連同踏地聲。

武仁理所當然的認為對方橫斬的長劍，必定是砍殺自己的頸部；於是疼痛的右膝着地，伏身使出刺擊。

其實無二齋已習得意外的劍招。

他偽裝躍進，其實只是凌空跳起，而且兩脚

成一直線，左右分開，讓武仁那一刺在胯下撲空；他則有如棒打，以長劍——約距手把的二寸處，往武仁的頸部猛切。

劍圖通常以距劍尖二寸處殺敵，因該處係心氣與力量最集中的部分；因此趁勢出擊，當然以此部分殺敵。

至於使用劍的中央部分，則是避開對方一擊時，側身斬腰；而使用劍根者，劍術上尚無此法。

無二齋便是苦練長劍的劍根。

決圖通常在一方的長劍砍殺對方身體的任一部分的刹那即告結束；但目前的情形並不如此。

無二齋有如鋸木材一般，使出渾身之力猛切武仁的頸部。

由於情形太過淒慘，佐久的視界籠罩一片暗紫色，當場暈倒。

佐久醒來是雙腿被一股冷空氣衝醒的。

豈止衣角被掀起，內衣被撕裂，露出雙腿而已，簡直被攤開得太不像話了。

佐久的視界只有無二齋的鬚臉，她正圖掙扎起身。

無二齋却冷冷說道：「新免的妻子，我告訴妳，這是敗者之妻的命運，看開點吧！」

她的雙手及雙腳被壓得無法動彈，僅有的餘裕是搖頭和叫喊。

佐久大喊：「殺死我。」

「不僅不殺，而且要以妳為妻。」

在遙望可及自己村落的野外遭逢丈夫被殺，己身被犯的活地獄的佐久甚至希望能即刻發瘋。

如果不是兒子仍在，佐久必定咬舌自盡。

這當口，佐久的視線開始四處徬徨，希望三歲的兒子能來相救。

但兒子並未進入她的視界。

佐久高喊兒子的名字。

在佐久視界之外，木訥的幼童因母親的呼叫，而醒返自我。

他跑近倒臥血泊中的父親身邊。

辯之助取下父親手中的長劍。

但對三歲的幼童，長劍未免太重。

辯之助捨棄長劍，改拿父親腰間的短刀。

他緊握短刀，摸近無二齋的背後。

佐久仍繼續高喊着兒子的名字。因辯之助與

佐久之間剛好無二齋擋着。

無二齋全神貫注於其他。

終於——

辯之助抵達無二齋的背後。

三尺的小軀沸騰着憎恨與憤怒，刀尖朝着背

後猛刺。

不幸的是，佐久在此瞬間單腳爭得自由，於

是激烈掙扎。

辯之助挨了一腳，蹣跚踴躍。

無二齋上半身一晃——辯之助刺出的短刀剛

好在這道空間。

蹣跚的辯之助的體重加在短刀上，剛好結結

實實插進佐久喉嚨深處。

辯之助身軀噴湧的血液飛沫，幾乎嚇破膽。

辯之助被拋進一間鋪板的房間，這時才睜開

眼。

室內非常污穢、黑暗。

辯之助躺在地板上，睜大眼睛，仰望帶他進

來的男人。

殺父犯母的男人走向火爐邊，盤坐、劈柴、

並取火。

辯之助無法動彈。

只是目不轉睛的盯視這位可怕的男人。

無二齋似乎根本不理會幼童的視線，專心一

意地攪拌鍋中物。片刻之後，把芋粥盛進木碗，

這才把視線瞥向辯之助。

「喂！起來，到這邊來吃！」

「……………」

「大概餓了吧！過來吃！」

「……………」

無二齋看見辯之助不採取行動，於是自己開始喝起芋粥。

轉瞬間，已嚥下五、六碗。無二齋又開始催

促：「小鬼！別逞強，快來吃。」

辯之助這時已站起來，但未移步。

「小鬼……………我平田無二齋跟你父親是公平的決鬥，只是運氣好，贏了而已。不過，你得好好記住，我之所以能殺你父親也可說是技術得勝。……………你看見父親被殺，大概恨我吧！大概想報仇吧！但憑你這個剛斷奶的幼童，爲時還早得很。要報仇必須等長大……………我負責養你，也教你劍術……………但不要片刻忘記我是仇人，一心一意練武，等你够強了，隨時可以找我，隨時找機會殺我，蹲在廁所、睡覺……………隨時都無所謂。只要有機會，儘管來不要緊。有其父必有其子，大概你也有練武的天分，剛才已見識過你的膽量

，可成名震天下的劍客。」

無二齋說完，再度遞出木碗，說道：「過來吃！別逞強，不接受仇人的恩惠。想報仇，就要吃飽，趕快長大。」

辯之助這時才慢吞吞移向爐邊。

無二齋望着開始吃起芋粥的幼童，說道：「儘量吃，快長大，然後找我算帳。」

屋內開始呈現暮色。

這是天正十二年（一五八五）的早春。

棄姥小屋

—

惡鬼，眼珠暴突，大口張裂的駭人形相逐漸逼近。

而且頸部鮮血噴湧，惡鬼的臉擴大二倍、三倍……………及至整個視界。

辯之助因恐怖而進出全力的慘叫。

醒來一看，不知何時，自己已坐起身。

一身冷汗，口乾舌燥，而且胸中仍悸動不已。

辯之助遲呆的移動視線，看着睡在地爐另一

邊的無二齋。

背向這邊的無二齋根本無動於衷。

辯之助以無力的雙手抱住垂吊的鐵瓶（燒開

水的鐵器），移動身體。

地爐裏仍有炭火，鐵瓶裏的開水仍是熱的。

他喝了幾口後，感覺無二齋的視線。

他轉動眼球斜視，無二齋正轉過頭，盯着他

。

無二齋以乾癟的聲音，問道：「又夢見你父

親？」

辯之助點頭。

「叫你快報仇？」

辯之助搖頭。

他被帶來這個家已經過七年。

而夢中出現父親那種可怕的形相，大約起自

一年前。

話。

父親只以宛如惡鬼的形相逼來，並不開口說

辯之助因自己的慘叫聲醒來，以前也曾掉進

地爐裏；像今晚驚醒跳起的是常事。

但辯之助並不害怕做這種惡夢，他只在心裏

想着：「又夢見了。」

奇怪的是清醒時，即使藉記憶喚回父母慘死

時的光景，並不至於心胸慟悻不已。

雖然那幅悽慘的景象鮮明得有如發生在昨天

，但辯之助的感覺已麻木了。

他不敢稍忘養育他的無二齋是父母的仇人，

但對之却不會有過憎恨。

辯之助意識到無二齋是父母的仇人，而表現

反抗的是無二齋丟木劍給他，並對他說：「從今

天起，我教你劍術」時。

那是他五歲時的正月。

辯之助搖頭，說道：「不必！」

「學劍要有人指導啊！」

「不必！」

「除非當武士，否則無法找我報仇哩！」

辯之助反瞪無二齋，回答：「我自己一個人

練習。」

他顯現不像一般幼童的氣魄。

「好吧！隨便你。」

無二齋此後不再提議教他。

從當天起，辯之助自削木劍，黎明便起床搏

巨木。

他的獨習不會因風、雪、雨而間斷，至今仍

不會中斷一天。

除此，辯之助從不反抗無二齋，他忠誠地悉

聽吩咐。

雖然如此，日常生活仍是光怪陸離。

無二齋與辯之助不會有過一句寒暄，除非有

必要的談話。

因此，二人隔着地爐對坐時，只有沈默。

二

辯之助的個性可說在鬱悶的沈默世界中鍛鍊起來。

七歲時，辯之助曾在山中拾獲一隻被獵人的箭傷了後腿的小猴回家。

辯之助不會要求無二齋養牠，無二齋也不表示同意。

總而言之，小猴也成爲家庭中的一員，時間經過三個月。辯之助並未特別疼牠，但小猴却對他百依百順。

只要辯之助命令，都如言是聽。

辯之助黎明起身搏大樹，小猴一定乖馴地在旁觀看，不敢稍離。

飲食方面，一定守候在辯之助旁邊，給了才吃，不敢隨便搶食。

猴子是隨地便溺的動物，但這隻小猴却遵照辯之助所教的，在屋後的一定場所便溺。

以下是某夜發生的事。

是靜悄悄炊煮晚飯時，爐火爆起，飛向小猴的臉。這一來，平日乖馴的小猴，突然慘叫連連，並在附近蹦跳不已，像發瘋一般跳上懸掛鍋壺的鐵鈎，以致鍋子搖晃得厲害。

這時……

無二齋站起來，抓住小猴，使勁地丟進搖晃的鍋中滾沸的芋粥中。

小猴雖掙扎，撥開芋粥，但只是剎那間而已。

小猴雖已不動，無二齋再度抓其頸部，頭朝前，丟進芋粥中。

其間，辯之助一言不發，雙眼瞪得幾乎目眦盡裂，目不轉睛地凝視這幅淒慘的光景。

無二齋若無其事地取出木碗，盛取小猴屍體沈溺的芋粥，並吃着。

而辯之助，他到底是吃不下的。

無二齋沒有類似辯解自己的殘忍舉動的話，也沒有問辯之助：「恨我嗎？」

從這一晚起，再度恢復無二齋與辯之助的二人式的生活。

「辯，明天我到京都，你也一起去。」
無二齋留下這句話，便轉身背向他。

辯之助起先把視線落在燃燒中的木柴、火焰；然後猛然站起身，走到屋外。

滿地是月光，樹木似乎已不再是樹木。

辯之助左手提木劍，半無意識地取道平日自己所去的練武場。

雖夜已深，但距黎明仍有漫長的時刻。

最近幾年，因常有森林火災，故辯之助所走的山道，位於可遙望四方的草地。

他的練武場曾逃過火災，那是一座被燒剩的圓形松林，而且都是赤松，彼此留有間隔，穿棧其間並不礙腳，因此他一向從一邊的樹幹擲到另